青石山

肆本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400
Z477(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Z477
4

詩　曰

流水因緣不久長　長懐恐懼臥床孤
床空梦醒妖推枕　枕冷䰟飛月満窓
窓外操戈誰用意　意中驚战自推詳
詳情度理难究竟　竟把書房作病房

東佃户長工解劝着苍頭出了果园又到了班房内苍頭説適才掩埋了延寿的尸首多亏了大家的鼎力本当治酒酬劳会奈此时公子現在染病今早為他那個光景並不是浮灾浮病

形消骨瘦精神短少活像是中了邪魔外祟的一般你等方才
說的那丫王半僊虽然能以除妖治病也必須禀明了公子然
後竭诚去请方妙你等在此少时等我進去通知公子
說了罢話　為主的苍頭离坐位　他把那
痡子思兒的旧蘸干　出了班房進女院　先使了声兒後把簾掀
見公子　仍然在床上合衣兒卧　昏〻沉〻的病〻懨〻
这般光景真难為　能几日　作丧的身軀似鬼一般

老苍頭　点〻頭兒一声長嘆　打心里
直到鼻中一陣酸　不由的　老眼泪流如泉湧
呼了一声公子叫了一声老天　首驚的公子驚醒了梦　打谅是
胡小姐苏来好喜欢　挣起身来把衣襟掩　染病的庞尔代首笑顏
向苍頭　深打一躬呼小姐　老苍头睛首可咲又可怜
大嚷道　相公请為是老奴也　什庅小姐
敢到俗家的女房裡边　病公子　这才首意苗神為

自知己错後悔失言　欲待要改口也难更変　急的他
病容不上面又加上羞惭　云奈何　恨着心肪不認错
腮邦子鼓起咬牙関　拿出那　惯養姣生的公子派
頃刻间　作势庄腔弄的欵绫　賭氣子
坐在那太師椅上　抖精神　使性子發威歹好几番
大嚷道　倚老賣老太无理　别当我
染病的身軀过於好纏

周公子孳病纏了精神慌惚错把苍頭当作了胡家小姐自悔
失言不思已错反到羞恼来怒覩着臉倒给苍头个雷头凤心
裡是恐怕苍头嘴直戳他的真病故此反到生起气来拿话把
他烹回去使他不能闹口也旧把方才的这个错尔遮掩过去
了谁知那老苍头为主之心棒打不回見他庄腔使性更不理
论仍然是正彦厲色的说道老奴特来禀知公子適才率領乖
佃户园中去捉妖狐不見踪影却搜着了延寿的血衣鞋襪果

然被妖怪吃了也是老奴命該絕嗣把他的骨殖掩埋園內急
々前來看々公子果然公子這病是精邪纏繞的迷乱魔乱竟
把老奴以小姐呼之机関既被老奴參破何不言明始末偕這
迎喜観中有个真人王半仙善能調理沉疴驅除邪祟老妆去
把他請來必有灵驗周公子听得此言這一京吃的真々不小
聞此言　公子吃驚顏色改變　多情的心内好為难
若依他　果然聘請這捉妖的老道　那就是

生々的拆散了好姻缘　他必定　画符念咒踏罡步斗
不分晝亱閙个馬仰人翻　明灯烛燭支省更兜熬亱　胡小姐
揔是妖精也难到此向　什広是　為我治病分明是給我添病
要把我　這勞病身軀更为爽气伤穴　捉妖的事故玄虛的恨
這様事　不可听他閙不得端　思量了半晌畨了臉
眼瞪着苍头髮伦冲冠　用手指　你在我家好几輩
难道是　老規矩兒記不全　上輩子

多偺晓兒有过捉妖的事 凭着你 妄事生非造作谣言
若不是你我多年知脾味 剪直的 躺着我年轻拿着我寃
若倫你 经的又多見的又廣 那里有
賣当摟局的叫做半仙 我若是 耳朵一軟听了你的话
也不过 遭塌此老輩兒遺留下的良子不
老苍头本是眼的見实ゝ而况且方才果木园中延寿的血衣
白骨又是亲目所覩心里是一團治病捉妖好意听了他这一

派違心之論虽則是偏向護短却又是当家立己不信邪的堂ゝ正論老苍头也覺着难以合他分争办别委曲着那为主的忠心勉强说道既是公子見識高明正大揔有妖邪谅来也不敢侵犯公子的这羕正人君子还不是老奴年残昏憒失于捡点待老奴去到芥边将車长工佃户吩咐他们各自散去命厨下給公子或是淡ゝ的煎点湯兒或是濃ゝ的熬点粥兒公子也要些微的進点曼ゝ的将养病症自然全愈苍头说罢即便

抽了往外去了这里周公子说方才梦里失言机関被他識破
弓得我把一片巧语花言好容易才把这个讨厭的老遭瘟硬
肖我的臉忍肖我的心軽〻的打發閙了
瞞心汗 從来大概都如是 因護短
不把实情肺腑言 知雇一时搪过去 不承望
竟把関心的大事躭 周公子 發付苍头外边去
心中盤算正發煩 好端〻 一个似玉如花女

他说是 依怪的妖精大不堪 硬说他
吃了苍頭他家的延寿 拟我睛来必未然 别说是
教他吃了活人一个 就是那 盆眼的東西吽他咽也难
我如今 耳朶里灌满了没对証的话 吉等肖
红日西墜到晚间 胡小姐茶来细把他问 他若要
果然是妖精必对我言 我与他 路水的交情勝如结髮
他怎肯 咬定牙関把我瞞 揔然他是真妖怪

又何方　急速發付叫他转回还　又何方
当面说開　好离好散　不算我　以活耳軟信傍言
周公子心中算計胡小姐是一个千姣百媚的小姐何能把延寿吃了吃这一定是他们見我面代病形容彦憔悴特意的恐嚇於我待等晚间胡小姐来了亲自细问倘然真是妖怪何妨善〻免的發付了他我在曼〻的保养身体岂可无原无故污陷是〻他妖精的道理仍旧是躺在床上合衣而卧老苍头忙〻的跑到外边吩咐众長工佃户咱们公子大病深沉不愿调治妖邪所武恐怕驅逐你等各自归家吃畢早飯到地畝之中各作自己的活計刀杖鳥鈴等件俱各留在此处待等晚来时大众俱已到此大家商议背着家公子捉拿妖怪
大家散　一齐出了周宅内　纷〻乱〻各自归家
老苍头　就驚怕　这樁事
把人难杀　因公子　多長大

外务事　破了家　所以才
苦劝他　誰知道倚大欺小從上往下壓
眼睁ヒ　病势大　平白的
说胡话　等小姐　为什嗎
你叫我怎庅好点有地兒辯证他
因丧了　老当家　眼珠兒
旧是他　人大了　心也大
使性子　把怒発　拿着我
当犬馬　几乎的　開口罵
你把我受委屈的奴才往苦遭塌
我欲待　把手撒　不当这
老受家　裡外事　全撒下
把現來的　飯碗拿　免担憂
免牽罣　圖清静　圖消洒

旧只是九泉下有什庅臉面見老当家

还得把　主意打　除妖孽

救冤家　商量ㄉ　妥当法

今夜晚　防備下　谅妖怪

肯豈干罢　必还来　魔恋他

命軍人　冒猛的出来把怪物拿　老爷头

又把主意安排定　可怜他　為主的

老忠心總累不乏

挨磨了一日恰至黃昏那些佃户長工俱已到齊苍頭说你等
众人今夜分作两班前夜尋更的到後夜睡覺後夜巡更的务
夜先睡务必留神在意捉住妖精众人聞听了〻等命务半夜
的先去巡更了〻手中拿着器械约畧有二古将尽的时候玉
面狐從洞中駕起妖云又来缠魔周家公子剛至周宅住心一
看只見今夜与往夜大不相同往夜里是滅烛息灯鴉没鵲净
今夜不但是明灯朧烛而且許多人提鈴喝号手中还拿着器

械妖狐暗〻冷笑説周信我把你这无义之徒不知死的寃家
你仙姑的本領且曼説这几丁怯条子僥小子旧是万馬千軍
又何足为惧今当追了这些人的性命索因家奴犯罪〻坐家
主我且先把这些无用益的笨汗打發闹到书房里去向周信
為他将何言答对狐精把丹田運動把口一張吐出了千年修
炼来的一粒金丹随风便長頃间犹如元宵節的綉球灯相似
妖狐吐在周公子的院中更夫一丁〻吃驚咤異

真奇怪　一粒金丹噴在当院　狐精的修炼好蹊蹺
煉他时　工夫到　護子狐
无價宝　月色侵　日月照
清風吹　仙家泡　他本是狐仙的內附天產的灵苗
炮製他　費材料　龍脑香
灵芝草　牛中黄　犬中宝
雨豹筋　麟风爪　蠍子鬚

長虫脚　雄鳮蛋　母鳮肷
把那吂明火洩透了栥了灰曼〻的熬
按甲子　掄迴妙　合天机
通人道　取阴阳　二气调
六十年朿才炼他一遭　磨煉的　红色姣
小米粒　似胡椒　弍者大
弍者小　血点兒一般首万丈光毫　这便是

妖狐作耗的防子宝　㖒的那　巡更的侉汗丁〻发毛

妖狐吐出了一粒金丹在周宅中的当院里乱滚㖒的那些長工佃户一个〻魄散魂飛也有扔下铃当椰子的也有撂下绳鎖鳥枪的一丁〻藏的藏躲的躲奔騰四散云端里的玉面妖狐不由的心中大笑说这些丁吂用的東西不濟事的囊色蠢汗見了一丸子藥旧㖒的屁滚尿流躲藏的吂踪吂影还想着要得罷于我真〻的可笑可恨赵着院内吂人按落妖云收了

丹药仍化作胡家小姐轻々的来到书房门外低声问道相公
可曾安寝裡边的周信听得是胡小姐的声音連忙下了床将
门闸放将妖狐讓進書房坐下公子説屡蒙小姐夜々光降辛
苦跋涉小生感之不尽但学生这几日神疲体倦骨軟筋酥乞
小姐暫回貴府寛限小生将息几日待等賤休稍愈再為造府
相請妖狐间听十分不悦暗自含恨这厮死在眼前尚要逃生
如何能勾

心中恨　断义的書生真薄倖　半途而廢这等的寡情
既然你　入我玄中难逃命　姑仙岂肯劳而无功
借你的邦拔成我的大道　金丹九转在眼然中　一旦之间以改变
惜你的性命破我的修行　而况且你更無情我无义　·弄了些
長工衆汗汰院里巡更　亦仍旧　悦色和容来试探你
你说出　無情义的言词太不受听　定是你
听信傍言安了反意　你把我　果然認作是妖精

我便是妖精你便怎莫恙　好相公　你逃不妖精的圈套中
想罢时　假意含嗔呼公子　你这病是因我攙攙的不安宁
听你之言便当速退　但只是　深更夜半我的步难行
且容奴　暂在书房歇息一夜　到明早
即便归家整理我的女工　从此後　收了我这爱貌怜才的性
再也不来搅攙相公　玉面狐　故意的粧姣十分惨切
周公子　分外的吃惊打那里是疼

周信見妖狐的话未说完那两丁眼圈一红泪如湧泉气堵咽喉哽咽的連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剩下抽抽嗒嗒的色扶在书案之上周公子心中千般怜惜万種悲伤似这等多姣女子未曾受过人的逆耳之言小生畧说了几句便如此的气苦真是闺中之秀女绝代之佳人為什庅苍頭与众人等说他是妖精怪物真正岂有此里幸亏胡小姐不知把他作妖精看待倘然要是稍有知覺一定是尋死覓活岂不断送了佳人的性命周

公子事到情急閙以甚切旧忘了悄〻説話扎挣着代病的身
軀用手把桌案一拍大声的説道我那知以的小姐快些醒来
醒来想不到公子情急声喊驚勁了外面那些巡更的夯汗被
火球唬跑了的長工说你们听〻出房中嚷起来了说是弓了
什広小姐了有那胆子大的咱们且不要大驚小怪怕的是驚
走了妖魔有許多的不便不如先到外面报与苍头为他有什
広見主

商意罢 長工到了班房内 見苍头独坐含愁对着一盏孤灯
後半夜的更夫全都睡 一ケ〻 横躺竪卧打呼声
这長工 悄向苍头说你老这没有睡 方才有
一椿怪事在咱们中 從空中 墜下了一物真稀罕
起先飘蕩向ケ火虫 展转间 随風而变往大里長
園的紅日亮的灯 旧地下乱滚拉不住 頃刻之间尖影踪
回来时 不大的工夫出房内 只听得

狠大的声音是咱们相公　連〻的大嚷呼小姐　想必是
妖精此刻在房中　我等人　不敢自專來回稟
今夜晚　大家一鼓可來功　苍头闻报連摆手
悄言机密莫高声　悄〻的　踮起了來轻呼唤
唤醒了　巡更後夜的等長工　一齊把器械都拿起
抖威風　苍头密语说須机密　若要是
驚走了妖精旧悞了多情

苍头说妖怪現在出房里面咱们大家千萬不可驚走於他大
家悄〻的把出房前後園住諒妖精搃有神通冷不妨岂能逃
通大家等命來到出房果然的旧園了里面的公子与妖狐正
在一个糚哭一个感情的時候並不里論外边有人防範公子
说小姐非是我学生断情薄倖实因这几日身疲体倦氣短神
虛十分的支持不住若有半字虛言天誅地滅万望小姐諒之
妖狐說我乃名门闺女偶感才人恩义不雇從前闺训而貪你

我牽連指望終身斷手誰知中道猜疑公子虽非狂且匪人大
失我之所望然白头之嘆症子免也罢復又色伏在桌案之上
仍旧的抽抽嗒嗒的哭起來了周公子急的手足無措揑推桌
案说小姐且莫伤以恕系学生子能奉倍之罪倘然小姐哭損
了香軀岂子是我学生罪上加罪
窓兒内　小生再再的陪子是　窓外
想子到苍頭率乘窃听　苍頭情语告诉大乘　这妖精

如今現在公子的房中　你等我　細細听了是子是
偕公子　再三的求告那妖精　你我暗中将他候
直等到　黎明鷄叫红日東升　天明时妖怪必然走
出门时　大概难以隐身形　你们要
見一点兒动净就用鈴打　务必要　留神仔细把以精
乘人丁　听吩咐　好一似　暗地埋伏有用的兵
掩旗息古无勁净　小生等一战好成功　小生房内妖精与公子

並不曾安寝並不曾吹灯　周公子病体难支心中愧　少不得
合衣而卧鈕扣兒不鬆　玉面狐一　心中自知公子的病重
搃然要　苦〻的纏他大料着不行　他二人
相对无言正〻的一夜　不覚得鴉啼天明亮　狐精辞别了周公子
出了書房到院中　苍头率衆都看見　原来是
千姣百媚的美貌妖精　苍頭吩咐拿鈴打　答应的長工提火炮

駐　狐媚猖狂　庄丁雖衆不能降　神鈴空自响
雲　恍若軽騷癢　嗏　妖氣不可当　无限机関許多
飛　伎倆　因此上聘请真人降么方
曙色纔明房门微响苍頭与長工佃户等首神细看從書房内
出来了一个女子柳肤曼摆金蓮疑动苍頭招呼大衆说道你
们快些动手捉拿妖怪玉面狐早以知道外边預備么許多人
捉他特意的走到院中不慌不忙端然不动吐出燕语鶯声说

你这些无知笨汗莽撞村夫一个々横搁去咯撒野逞強是休
道理口中说肴话那眼珠尔往四下里乱转倒像是恐怕圍肴
他的人多势重式者冒々失々的伤碍肴他因此上查些相似
为了这一去工又为那一个佃户这便是妖狐的媚氣放将出
来能叫那铜金罡滩倒铁罗汗消化且曼说是这几个没見过
市面的長工佃户旧是大罗神仙也能勾迷住了他的元真本
性此时重笨汗見了这般光景人々骨軟个々魂消

書房外　妖狐疑勁迷人的述　管叫那
勁勇的人々丁々痴　則見他秋波宛转神光霛　露出了
令人喜愛的美丰姿　都把那　捉怪驅妖的雄心退
反添上　護愛怜惜許多意思　天底下
那有这羕的妖邪怪　分明是　孃娜的奶娘妙々可提
别说是刀鈴与棍棒　旧是那　一个哈什也禁々的
大料他　三飡茶飯也不过一点兒　硬说是

活々尔的延寿被他吃 也莫怪 乔家公子常留恋

似这等 郎才女貌恨相宜 偏々的

造作谗言他是妖狐媚 揔丝是妖怪也有些意思 我衆人

就是亡侖之徒潑皮光棍 断不能 欺壓这樣的女芝枝

衆長工 沾了那狐精的媚气人々以軟 一旁里

为主的苍頭以里是急 衆人見 不旦卩了乔勁手

而且是 向着他発歕两眼直

老苍頭原指望着衆長工佃戶捉拿妖怪誰知道太家中了狐狸的媚氣再去有争論動手的心腸苍頭是為主的中心端愛正直揔有邪魔的妖氣再也不能沾染俗语尔说邪不能侵正真々的有理老苍心内着急口中乱嚷说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是帮着我捉妖来了庅竟是帮着我發楞来了呢衆人说妖怪現在那里苍頭说你们眼睛直瞅着的便是妖怪大家说这一位姑奶便是妖怪难為你老人家也说的出口来正面狐浔了

众人的口氣放云了那潑刁的模樣登时间柳眉直立杏眼园
睁说你这些无知的俗子肉眼凡夫冲撞仙姑都有杀身之禍
我非别者乃是上界九天元女玉面仙姑与你家公子有宿世
奇缘故此常来相会你等再若无知痴迷不醒背逆天机受叫
你等死无葬身之地实在愚民好哄这些長工佃户一个个面
面相觀的一齊说道我们说他是妖怪果然是打天上下来的
神仙只有老苍头心下着急说你等休言妖言快与我用銃打

罢

众村汗　听信了妖言仍然的子劝　着了急的苍头眼似黎鸡
一傍里站着稍長大汗　手拿着　下上了不料的飽銃一支
老苍头　披手夺过把苗頭对　火绳一搂旧勾上了机
玉面狐一見劲了神气　这傢伙　雖是頑物恰似雷劈
摠弓道行也难禁架　少不得　將身一恍躲避的急
老苍頭　端着銃拉火绳錢料出去　响一声

这股黑烟比箭还直　妖狐躲脚滕空起　打倒了
对面砖墙有多半批　这一铊　惊醒了長工与佃户
人〻是　冷战机灵把凉气吸　反把苍头大家报怨
乱嚷道　你老人家过於冒失　放着妖精你不打
把墙打倒是糟塌東西　只雇你　无缘无故把鸟铊放
我们得　捡砖挑瓦再活泥　半虚空
玉面狐精哈〻笑　这些人　不是酒顛一定是氣迷

若不是玉面狐躲的急快老苍头这一铊要掐上别说是狐精
称为玉面旧是重罗也打他个烧糊餎子一般还代一个锅〻
頭兒似的窟窿什庅缘故呢铊炮都是神氣為犯禁的東西妖
狐虽然躲过心中到底害怕在半虚空中故意的说些朗言大
话说你些痴迷不醒的愚鲁村夫竟敢用铊要伤你仙姑的圣
駕仙姑一怒管叫你人〻费命个〻頃生家反宅乱鸡犬不寧
那时节方知你仙姑的手段说罢将一条手帕向空中一抖化

作了一道汗白玉的長桥上連宵汗眼睁〻的都聽着他一步
〻的升天去了
活眼見　妖狐慢〻升天去　只剩下
一道長桥有万丈余　精灵的变化真奇妙　旧便是
魯班的手段也不能這羨急　彷佛是　上天梯
一蹬〻　台階似　一步〻
分層次　兩傍边　欄杆密

直通宵汗与天齐　一根〻　汗白玉
石匠鑿　玲珑体　论雕工
好手藝　有稜角　真精细
小亜如　頭髮絲　按神情
刻毛羽　欄杆上按对兜排開太師火御　兩牌楼
高挑着脊　安吻獸　有体势
燕尔窠　云头尔密　铁線蒙

層層細　灯籠錦　若纍絲

彷彿是　鉄笘篙　搁的是言下的丸禽不能住居

匾額上　銷金字　高接在

雲端里　為不真　什麼言語

遥望看金華燦熌的退光漆　众人都罢長桥秀　真正是

妖怪的神通叫人尽迷

從古以来旧有那金屏銀台蜃楼海市虽為幻景却是实事無柰痴人不知其中的道理竟把弄妖術的狐精認作了降凡塵的仙子眼睛看一道不知里数的桥樑頃刻间化為白烟一縷被風吹得一段段的白練转眼间踪影全無还只剩下了光天化日众長工一齊瞞怨苍头得罪了神女定有灾殃苍头是个忠鲠正直之人到此时也觉看有口难分诉無頼不来词大众的说道你們為看他是妖怪他是神仙大家说他是千真万真的神仙众目所观人所共見從天上降下一道天桥接引他往

天上去了頃刻間桥也没了神仙也升了天了便是大ゝ全完
神仙並不降罪你偏要说是妖怪你旧是一个人兒捉拿妖怪
罢我们断不能帮着你逆天而行咱们散了罢睹他老天巴地
的闹罢又一个说有的是鳥鈴叫他老人家愛打妖精吓愛打
神仙哪随他去罢又一个说道咱们这一个老当家老都受他
他並不打别的竟为的是打墙方才打我手里奪过鈴去噗通
的一声旧把一堵墙乖達倒了旧这広由着他老人家乱打起
来瞅着他还不把这一所尔周家的住宅拆了吗只可以由着
他闹罢

这片话
就（他便）打（了这）一（所宅）子
他夲是
不必抖手散了罢
捧手（出门）散（了个）整齊

真（是志）（民心）中的見識
俗语说
（管理）家务周宅的（都管）
各保々家倒是便宜
都把那

竟着有里又有（意思）（手）
天塌了大汗顶着呢
咱们你必叫他嗔池
平人个ゝ的头点
捉（怪的）傢伙扔（了一）地

只剩〻 年老的苍头干賍着心急 搃然要分辯法不责乎
少得不〻 慢〻地〻拾掇東西 捡起了
線鈴单刀水火棍 火绳未滅拿水沏 不多一会全收什起来
反累的 吁〻氣喘汗淋漓 老苍頭
真正有冤没处诉 自嘆道 累了我一个势不有余
忽然间 想起半仙王老道 他是个有道行的真人救难解急
我怀不 頂礼竭诚把他請 到这里修行的慧眼一看便知

忒是神仙忒是妖怪 全憑他 真言妙语点醒了痴迷